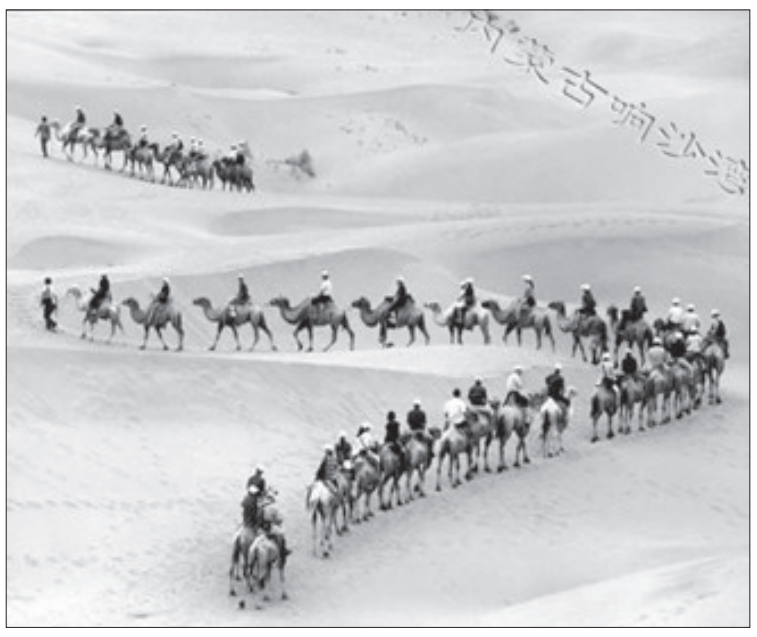
風雨響沙灣

去內蒙響沙灣的路上，適逢大雨。雨其實在呼和浩特出發時就開始下了，沿途跟蹤追擊，下到包頭，下到目的地，一直下了兩三百公里，越下越歡，連「傾盆」「滂沱」這些詞都可以拿來形容了，還沒有止歇的跡象。沒錯，銀肯響沙灣就在眼前，與我們所處的位置隔岸相望。雨驟，過不去，我們暫時躲在林林總總的店舖前等候。無事，亂想：天意與人意既有相悖的地方，也肯定會有相通的時候，祇有綿綿春雨才會這麼無休無止地糾纏呀，現在早已過了立秋，還能這麼淋漓盡致？沒過半小時，果然雨過天青。我們坐纜車跨過罕見河水的河流到得對岸。見有長統山襪可租，各人便都租了一雙。那山襪金黃，休閒，穿在腳上沒過膝蓋，很環保，也很舒服；很扎眼，也很傲氣，在漠上邁步，簡直就是武士一個。抬眼望去，茫無際涯的沙海起起伏伏，大小不一的沙包高高低低，而且紋路清晰，稜角分明，無一根雜草，一塊亂石，一直延伸到視線的模糊處。

我想，怕是與素有沙漠王國之稱的內蒙古其他大沙漠接軌去了。我們在探不著廣漠之頭的時候，卻逮住了尾，而這個尾巴卻在包頭甩出一個響指，一個聲名遠播的響沙灣。由無名河攔著的響沙灣，竟也身懷許多絕技，除了時不時來幾下「沙鳴晴空」的表演以外，還頗守規矩：任憑有多大的滑溜，沙子也不落進河床一顆；任憑有多狂的風雲，沙子也不會飛進河流一撮。這條河，其實也是漠與原的分界線。這與我曾經去過的鳴沙山一樣，就是最大的風雨，也不會作祟於玉女般清純的月牙泉。被雨淋濕的沙子，多了些許穩重、矜持。塵埃是當然踩不出來了，腳下也沒了疏鬆或虛空的感覺，踩著它，如同駕著祥雲走進了一個新的時代。我掬起一捧，凝眸端詳，卻是燦如金，細如粉，撒得出一片黃亮。但它確實是沙。沙子捏不成團，留不下形，這些，響沙灣都言而有信地做到了。走了一陣，見前方有人在騎駱駝，我也想去試試。駱駝隊就在山下迂迴著往上拱，用嘈雜的腳蹄畫出一條條弧線，倒也見些風味。我與幾位同伴翩然而去，加入了他們的行列，做起了騎士。昔日的沙漠之舟，如今也與時俱進地走進了旅遊圈，成爲旅遊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，這實在是時代的造化。我爲牠高興。

據說中國現有三處響沙聞名世界，一處是敦煌的鳴沙山，其聲其名如雷貫耳；一處隱在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深處，其影其形如日中天，可惜是養在深閨人少識；另一處就是我們面前的響沙灣。響沙灣的沙子純淨、細密，從頭到尾都像雪粉一般，不知綿延到哪裡才告一段落？鳴沙山的沙子有赤、橙、黃、綠、黑五色，顆粒狀如油菜籽；而新疆腹地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我沒有去過，或許有一些戲劇色彩也未可知。鳴沙山也好，響沙灣也罷，何以會有這鳴這響這等奇妙呢？衆說紛紜，有的講是沙子自身的摩擦所爲，有的道是空穴來風的客串之功，還有的更爲無稽，居然說是哪朝哪代的屈死鬼在哀號……版本多多，莫衷一是。我去過鳴沙山兩次，兩次都碰上陰天，兩次都無以聆聽到沙鳴晴空的風騷；而今到了響沙灣，又遭到暴雨的迎頭夾擊，簡直把心都澆涼了。好在自己畢竟身臨了這方奇特之地，見到了沙，又踏進了漠，而且還對響沙的成因有了種種考證、推測，倒也心中釋然，沒有枉來一趟的遺憾。銀肯響沙灣，包頭過去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，你儘管大膽前往。事實上，祇要心中有佛在，無論是晴是雨，一定會有響沙的美妙樂章的。



人是要有尊嚴的

他是一個一絲不苟的人。每天頭髮總是梳得順順的，鬍子刮得乾乾淨淨的，衣裳也非常整潔，大部分時間他穿的是西裝，還要打上領帶。

但他是中國一個農民，家裡有十多畝地，一個小型的養豬場，每天有幹不完的活。在田裡幹活的時候，他當然不會穿西裝，是一身淡軍綠的棉布衣。別的農民幹活累了，會坐在田埂上，點上煙。而他坐在一張休閒凳上，慢慢地喝茶。那神態像是坐在茶館裡，在欣賞江南絲竹。

一個農民能這樣優雅，顯然已是「另類」了。有一年，市裡來了一位大領導，在村裡開座談會，他也在場。領導就一直看著這個穿西裝、十分嚴謹的農民。會開到一半，領導忍不住了，低聲問村裡的幹部。村幹部嗓門大：「他沒文化，是個老農民，不是退休幹部，他喜歡穿得週正點，平時都是這個打扮。」領導點點頭，又朝他看看，覺得有點不可思議。

後來，他得了病，是肝癌。檢查出來的時候，已經擴散了。家裡人瞞著他，說祇是肝炎，他吃了一個多月的藥，覺得不對勁了，問家裡人他到底得了什麼病？他的大女兒一口咬定是肝炎。

他不信。獨自到城裡檢查去了，檢查出來是肝癌晚期。他一個人乘車回家，剛好有一位親戚來串門，他到店裡買了酒，又到地裡拔了一些菜，烹飪了一桌好菜，和那親戚聊到晚上。親戚走後，他站起身來，臉色驟變，摸著腹部，已經站不穩了。當晚他就進了醫院，再也沒能從醫院裡出來。肝癌是非常痛苦的，許多身罹此病的人，都會痛得滿床打滾。但是他從住院的那一天起，總是平平靜靜的。

有個護士給他注射藥水，發現他的床單已經潮濕了，身上全是汗水，床單兩側，被他緊緊抓著，因爲用力很大，手上的青筋都已暴了出來。護士奇怪地看著他，後來護士突然明白過來，輕聲說：「老伯，如果痛，可以出聲的。」他擠出一句話：「可以忍的。」

他去世的那天，是一個雨天。他似乎已有預感，看著窗外一陣又一陣的雨，對陪在床邊的女兒說：「我回家的時候，不要用拖拉機，最好叫個中巴，這樣雨就不會淋到我身上了。」

女兒非常奇怪，不知父親何出此言。

他說要刮刮鬍子，說最好能理個髮，換身乾淨的衣裳。他在說話的時候，手已經開始抓著床單，他越抓越緊，呼吸急促起來。他的女兒看著不對勁了，去叫醫生。醫生去餐廳用早餐去了，護士趕過來，看到他已經一動不動了，但手卻緊緊抓著床單。女兒去握他的手，哭著喊「爸爸」，他似乎還有一點知覺，嘴裡似乎發出了一個音——痛呀。他去世了。

後來他的女兒想把父親的遺體送回家，村裡所有中巴都不願意，最後祇有叫了一輛拖拉機，外面的雨很大，到家時，遺體還是濕了。

女兒跪在地上哭，說：「對不起爸爸，你身上濕了。」

鄰居看了，說：「你爸爸一生愛乾淨，趕快給他換身乾淨的衣裳吧。」這是一個普通的農民，但是這個農民的形像有時候突然會在我腦海中浮現出來，我不知道這是爲什麼。

在江南鶯飛草長的日子裡，我在老家的書房裡，翻出了一本結滿灰塵的《蒙田隨筆集》，機緣湊巧翻到了其中的一頁，上面寫著一句話：從事哲學不是別的，就是學習死亡。蒙田說，從你出生的第一天，在給你生命的同時，就把你一步步引向死亡。你的每一天都向死亡邁進，而最後一天到達終點。在人的一生中，「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財物、生命轉借給我們的朋友，以滿足他們的需求，但是，轉讓尊嚴之名，把自己的榮譽安在他人頭上，這卻是罕見的」。

我就被這句話「擊中」了，許多徘徊在心底，欲說還休，或是說不上來的一切問題，被這句話全部概括了。人是要有尊嚴的，從生到死，這是一個永恆的主題，愛和恨，道德與非道德，名和利……都逃脫不了爲對「尊嚴」的追求。也許我們並不一定懼怕死亡，但是，誰也不能保證當死亡來臨，還有一種意識可以支撐我們最後的尊嚴。但是當生命走到盡頭，仍然堅持著以「體面」的方式離去，這是作爲一個人的最大尊嚴。

但這位老農顯然不知道蒙田，也不懂哲學。但是他的一生中所有的堅持，是不是就是爲了最後那一刻的尊嚴？

學習死亡，就是學習如何面對人生。那位老農，在我看來，已然可以和蒙田促膝相談。

車滿爲患

上世紀八十年代，中國農村溫飽問題逐步解決，都市富裕起步，可是神州仍是全球最知名的自行車大國。北京、上海等大城市的自行車曾以排山倒海的陣仗讓外國遊客看傻了眼。這時，天津作家馮驥才推出預言小說，遐想中國日後大街小巷都是私家轎車，而且車滿爲患，眞是何等苦惱！作家當時想出這場景，有何根據？是怎麼回事？可能作家本人也說不出了。

然而，車滿爲患卻是今日中國一些大都市的眞實寫照。月前，筆者去上海虹口住宅小區「歐洲花園」訪友，園內停了很多私人轎車，到了晚間，有些路段幾近無法通行，好端端的花園小區碰上行路難！作爲訪客難免憤憤不平，居民的日常感受會怎樣？莫非天天像泥鰍一樣，在停車縫隙中鑽進鑽出？「說得極對，我們就是像泥鰍，在自己的園區內『鑽進鑽出』，但祇能是這樣。」朋友後來才說，他曾反對過、吶喊過、抗爭過，而最終告別氣憤，選擇默默無言。

朋友批評，「以前建造『歐洲花園』時，就該爲每幢大樓造地下車庫的，可是當時僅有一幢大樓這樣做。才十年，就落後了，怪誰呢？眞要怪，也要責怪居民富得太快」。是，中國低估了致富的爆發力。不過，當年剛擁有住房的居民，又有誰想到接下來要購買私人轎車呢？「過日子」祇是謙卑的嚮往，但其中暗藏著極頑強的秘密心思，那就是，「要過更好的日子」，而且「眞正地、不打折扣地過」。所以，不管以什麼名義阻止人們購買轎車，號召大家重騎自行車，絕對行不通。何況擁有私家車，更大程度是受虛榮心驅動，是無法壓抑的。虛榮和生活必需一樣，是生存的憑藉，是自然力的一種展示，在先富起來的人們中間，尤其如此。如此一來，人們對車滿爲患之痛，就懂得忍受，學會看淡和調適心態。除此之外，究竟還能怎樣呢？是，這是命運的一部分。

關於思想

鸚鵡學舌者與思想者的區別之一在於，前者長於記憶、模仿，後者善用心靈。

假如人活得太舒適，感受與思想就會悄悄地離你而去。閃電般劃破夜空的思想都是從某種困境和痛切的感受中產生出來的。人如果春風得意，無憂無慮，無憂無惑，無痛無惑，就會無感無思，是一種麻木狀。即便有一些玄想，那也是輕飄無力的玄想，即便有一些驚世駭俗的說法，那也肯定不是他自己的想法。

但思想者不會爲了產生思想而專門去尋找苦難，那不符合人的天性，也顯得有點造作。事實上苦難從來都不是自找的，而是你不得不承受的現實。思想不過是苦難的副產品，是苦難孕育出的難產的嬰兒。

以無知嘲笑有知，以小精明嘲笑大徹悟，以冷血嘲笑熱血，以圓滑世故、明哲保身嘲笑良知激勵出的奮不顧身的壯烈行動，以機械僵化的教條責問辯證思維，以偏執加霸道呵斥眞理，以權勢壓制思想和科學精神，以極端民族主義的狹隘心態和激烈情緒冒充愛國感情，來拒斥一切「非我族類」的人類思想晶體，以他人健壯軀體的一點疤痕來反證自己病體的健美……這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、我們每個人身上屢屢發作、百治不愈甚至拒絕承認的痼疾。就連自以爲是知識者的人群中，這類毛病也屢見不鮮，有時候還非常刺目。

都是科學該信誰

如今媒體上，有關養生保健的知識連篇累牘。看多了聽多了，發現其中不少說法，原來竟是相互矛盾的——

例一，關於菠菜豆腐能否同吃。一說不能，因菠菜含有大量草酸，而豆腐含有較多鈣質，二者會結合生成難溶性的草酸鈣，在人體內沉積爲結石；一說菠菜豆腐不僅是極好的營養搭配，而且頗有利於健骨，因菠菜還含有豐富的維生素K，可促使鈣沉積到骨骼中。至於草酸，因其易溶於水，可於烹炒前先用沸水焯一下。

例二，關於味精是否對人體有害。有的說味精與其它化學添加劑一樣，有害人體，會引起緊張、麻木、充血、刺痛、敏感等各種不良反應，動物實驗更可見破壞視網膜和遺傳基因等嚴重後果；有的說味精以糧食爲原料，經澱粉發酵法製成，主要成分爲谷氨酸鈉，而谷氨酸是組成蛋白質的20種氨基酸之一種，爲人體所必需。作爲權威性的結論，則有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調查報告，指出適量食用味精（成人每人每日 6克），對人體無害。

例三，關於要不要喝牛奶。有文章說，牛奶含有極其豐富的營養，其中的蛋白質和鈣極易被人體所吸收，喝牛奶的好處說不盡，故「一杯牛奶可以強壯一個民族」；有文章則說，喝牛奶會提升患癌症的危險，如前列腺癌、乳腺癌和卵巢癌，這是由於牛奶中含有多種雌性激素，會促進腫瘤生長。所以除兒童及營養不良的成年人，其他人都不需要喝牛奶，「牛奶是牛喝的，不是人喝的，越喝牛奶鈣流失得越多」。

例四，關於要不要吃雞蛋以及怎麼吃。一種說法是，除蛋白質外雞蛋還富含卵磷脂、多種維生素和鈣、鐵等元素，經常食用可增強記憶力，保護心臟和動脈血管，延緩衰老，預防癌症；另一種說法是，蛋黃中含有大量膽固醇，常吃雞蛋有損健康，甚至可能帶來致命隱患，如女性每天吃一兩個雞蛋，就比每週吃一兩個雞蛋壽命短。而對於男性，又有的說可任吃無事，原因尚不清楚，有的說危害同樣不能倖免。據此，有人指出即使吃雞蛋，也盡量不要吃蛋黃；有人則說蛋黃並不可怕，因人體也需要適量的膽固醇，而且蛋黃中的卵磷脂，既可提高腦功能，又有助於將脂肪、膽固醇乳化後排出血管，被機體吸收，從而使血液中的膽固醇有所減少，所以不應祇吃蛋白，而應吃整個雞蛋。至於雞蛋的吃法，又有的說蒸煮最佳，因油煎時的高溫，會使其邊緣炸焦，形成有毒物質；有的說煎雞蛋比煮雞蛋效果好，因受熱方式及達到的溫度所致，其蛋白質作用更強。

以上諸例都關乎「吃」。還有的關乎「睡」。如有文章強調，睡眠不足將帶來多種疾病，增大死亡風險，因此即使老年人每天也必須睡到7.5小時；相反，有文章指出睡得多是身體有毛病，睡得愈多死亡率愈高，一般5至7小時足夠，老年人4至5小時即可，更有人倡導通過練習「觀想瑜伽」，一天祇睡3小時。有的關乎「用」。如一說使用微波爐有害，會造成電磁輻射和微波洩漏，食物營養價值嚴重流失；一說「有害」論毫無根據，連世界衛生組織都已於1992年宣佈，「沒有任何科學根據顯示微波爐烹飪的食物有害健康」，相反因比其它烹飪方法加熱迅速，更能減少營養成分的損失。

例子似不必再舉。反正諸如此類的信息，在報紙、雜誌、網絡、電視、廣播中絕不少見。普及科學知識本來是好事，但相互抵牾，言人人殊，卻又都信而有徵，言之鑿鑿，有些還載於主流媒體，源於權威機構，這就叫人犯難了：都是科學該信誰？

我知道，人對事物的規律總有一個認識過程，由片面到全面，由表層到深層。按卡爾·波普的理論，科學更是可被證僞的，而且惟其可被「證僞」，亦即發現錯誤，科學才能不斷向前發展，顯示出不同於宗教的品格和力量。因此，養生保健理論中有不同看法，應當說並不奇怪。然而這祇是一方面的道理。另一方面是，公衆作爲信息接受者，作爲需要判斷、取捨的思維主體，怎能在邏輯上違反不矛盾律，將相互矛盾、相互反對的兩個命題視爲「同眞」、一併接受呢？

面向公衆而又是非難辨，這樣的養生保健知識，我看利少弊多。其一，信，還是不信？信此說，還是信彼說？公衆不是專家，必然會困惑迷惘，依違兩難。其二，如果信對了某種說法，無疑十分幸運；但要信錯了呢？誰負責？認倒霉？其三，最可怕的後果是，一來二去，人們對什麼理論都不再相信了，科學也因之實際上被消解。

我總覺得，因關係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，所以尚有爭論的養生保健知識，是不應在公衆性的、普及性的媒體上隨便發表的。至於專業領域內的學術爭鳴，則另當別論。然而，我又懷疑自己的想法是否太天眞，媒體才不把這事當回事。果若如此，結果自然可想而知了，那就是公衆照樣生活在半疑半信、無所適從的信息環境裡，雖然愛科學，卻又很無奈，還是不知到底該信誰，還得翻來覆去作鬥爭：究竟要不要吃雞蛋，要不要喝牛奶，一天該睡幾小時……

澳門歷史城區

澳門歷史城區究竟包含了多少幢建築物，即使是澳門人，相信也說不出來。官方的資料通常祇提及有二十多處，而沒有具體數字，原因之一是澳門歷史城區由舊城區和東望洋炮台兩處地方組成，後者祇作一處景點計算，但其實那裡還有聖母雪地殿教堂和燈塔兩座建築物。

因此，要準確細數澳門歷史城區的建築物，應有二十四處。但城區的概念不單指歷史建築物，還涵蓋相鄰的古老廣場，包括媽閣廟前地、亞婆井前地、崗頂前地、議事亭前地、大堂前地、板樟堂前地、耶穌會紀念廣場，和白鴿巢前地。如要遊遍澳門這處世界文化遺產，必須踏足二十四處歷史建築和八個廣場才算完成。

最近我應一份雜誌要求，推薦五處最具代表性的建築物，供喜歡深度遊的旅客以有限時間欣賞澳門的獨特風味。我的心水選擇是媽閣廟、大三巴、聖若瑟修院聖堂、東望洋炮台和盧家大屋，它們既是澳門華洋建築風格的代表，從中還可讓人看到中葡兩個民族昔日的生活片段。

要留意的是，上述二十四處建築物有部分並非每日開放，而鄭家大屋至今仍在修復中，預計年底才會正式局部開放。

聖若瑟修院聖堂和崗頂劇院剛剛開始進行維修，大門關閉。另外，民政總署的圖書館、仁慈堂的博物館，及東方基金會會址在星期日及公衆假期休息，大炮台的澳門博物館則逢星期一休館。

大三巴與毗鄰的耶穌會紀念廣場

人在「生命號」

常人都知健康是生命的本錢，你可以向銀行貸款，卻不能向健康透支，一旦透支，就沒有償還的可能。

有人追求健康，是爲了生命活得爽快；有人追求名利，竭盡努力，是爲了活得舒適。這就使得我們每個人乘坐在生命的列車上，想法各有不同。列車嘯嘯，車輪滾滾，有人上車，有人下車，循環往覆，但都得遵循這一亘古不變的秩序。汽笛一叫，終點一到，所有生命以外的東西都得統統卸下。生前或許你還低吟高誦：「且將浮名，換了淺斟低唱。」生命終結，你肩扛手提的所有功名利祿，全得撒手拋下，因爲「生命號」列車誰也改變不了它的行車路線：這是一趟單程列車。常說：昨天是已作廢的支票，明天是沒發行的債券，今天才是靠得住的現金。重要的是活著。活著，就會從年輕走向衰老，走向死亡。但生命可以時時奏出動人的樂章。

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說得好：「老年時像青年一樣高高興興吧。青春，好比百靈鳥，有他的晨歌；老年，好比夜鶯，應該有他的夜曲。」如此看來，儘管生命短暫，但活在世上還是應該有所爲。「丈夫生世會幾時，安能蹀躞垂雙翼？」這是舊時文人的說法。中國老百姓實在又都是哲學家，他們說「來去都是赤條條，生活如意是首要」。這種淡泊超然顯然是需要的，但他們更是嚴律自身：「做人就要做事，活著就要幹活。」話樸實如土，清淡似水，但這種大實話勝過大哲學。盛年不再來，一日難爲晨。

大抵人在年輕時負凌雲之志，很想做一番事業，而到年老時卻感到桑榆已晚，垂垂老矣，結果碌碌無爲而終。依我看，一個人在年輕時應該有他的理想與抱負，年老時也應該有他的追求和作爲，境界各異，這樣的人生才算是完整的。其中，從無到有、從有到無的過程則是最有意義的，也是我們唯一能夠把握的。好比一個圓圈，從終點又回到起點，圈中的無數點點就是生命的印跡。那麼，扎扎實實走好自己的路罷，即使有時候迎著風霜刀劍，有時候還有暗槍冷箭，默默忍住悲痛吧，匆匆趕路要緊呢！

錢鍾書的學院

在牛津的一條小巷特爾街東側，並排坐落著林肯和埃克塞斯兩座學院。從庭院和建築佈局來看，最顯著的差別可能是煙囪。比起劍橋來，牛津的草坪顯得小巧玲瓏，叫法也不同，劍橋叫court，牛津叫quad。以傑出校友而論，這兩所學院可分出高下，林肯學院的畢業生裡最值得驕傲的教授是布道家約翰·衛斯裡，他創立了基督教衛斯理會。

相比之下，埃克塞斯學院人才濟濟，畢業生裡特別有趣的一個人物是19世紀的威廉·莫裡斯，他是如今走俏的室內設計師的先行者，涉及的領域包括傢具、書籍、刺繡、牆紙和玻璃窗等，還在倫敦創辦了裝潢公司和保護古建築協會。同時，莫裡斯也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詩人和早期社會主義者。必須一提的是，這所學院的畢業生裡還有兩位中國人。

一位是錢鍾書，這位雅儒的學者因爲一部小說《圍城》馳名漢語世界。上個世紀30年代，他在夫人楊絳的陪同下來牛津攻讀文學學士，註冊的正是埃克塞斯學院。在楊絳晚年的回憶錄《我們仨》裡有這樣的描寫，青年錢鍾書初到牛津，便在下公車時親吻了大地，磕掉半顆門牙，不得已祇好拔掉，鑲上假牙。她還回憶，每回收到家信時總有英國小孩圍在旁邊，等要中國郵票，這種景象如今已經不見了。他們的女兒錢瑗便是在牛津出生的。

各位有所不知的是，在錢鍾書夫婦回國七年以後，我的導師的導師閔嗣鶴先生也來到了牛津大學，他註冊的也是埃克塞斯學院。不同的是，閔先生跟著薩維利講座教授梯奇瑪希學習數學，兩年後即獲得博士學位，轉到美國的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從事博士後研究。閔先生回國後擔任清華大學教授，與錢先生最初受聘的一樣。後來陳景潤在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所取得的輝煌成就，便是經由閔嗣鶴先生審讀並通過的，這在詩人徐遲的報告文學裡都有詳細的介紹。